



读 万卷书

秦统一六国以前，中国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多个国家共存，各方诸侯林立。这种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局面，同城邦时期的希腊及中世纪以降的欧洲很相像，它为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辩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那时，各小国（或诸侯）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殚精竭虑地修内政，治外交，强国防，呈完全的自由竞争状态。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人脑或者说思想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缘起]校友田松（网名：麦子）的新书最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题目为《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以下简称《有限地球》）。在书中，作者从国人是否应该喝牛奶及喝牛奶的依据切入，试图论证完全由营养学专家提供的对该问题的答案是靠不住的。进而引申为对国人思维方式中唯科学论的批判。作者首先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在“吉大论坛”网站上贴出，随即引起了热烈地讨论，本文纪录了该讨论的主要内容。

田松简介：吉林四平人，教过大学物理，当过报社采编，做过电视策划。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理学（科学史）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专业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涉及物理学哲学、科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科学与艺术研究等领域。近些年由反对科学主义开始，反思现代化和全球化，从此而关注环境问题，强调传统的价值，并试图把人类的生存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有《堂吉诃德的长矛—穿过科学话语的迷雾》、《血液与土壤》、《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等著作，并有《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宇宙逍遥》、《在理解与信赖之间》等译著。

《有限地球》节选：

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

每天早晨一杯牛奶，是生活在都市里的所谓现代人的时尚，也被认为是健康生活的一种标志。然而，人为什么要喝牛奶？如果我这样提问，回答必定是补充钙铁锌锡维生之素唯他之命的种种“科学依据”。电视里铺天盖地无时可避的奶制品广告都做如是之论。在这种话语之下，人们已经完全意识不到：牛奶，是牛的奶，是从牛这种大型哺乳类动物的雌性个体的热腾腾的乳房中分泌出来的为她的婴儿准备的液体。

所以我要这样提出我的问题：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

科学依据之外

首先，让我们放下科学依据，回到我们凭借自己的个体经验能够做出判断的事物上。现在，很多医院都挂着“母乳喂养好”的大幅宣传画。这意思是说，对于人类的婴儿而言，他妈妈的奶比牛的奶还要牛，所谓“妈的奶最神”是也。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即使这种比牛奶还牛的奶，让一个婴儿喝上一年半载而不填加其他粮食，这个可怜的孩子就会营养不良—很遗憾，在科学话语之下，“营养”这个词已经蜕变为各种化学元素的集合，而我还不得不使用这个词。在传统农村，会有老小孩吃他母亲的奶吃到八九岁，那显然不是营养的必须，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母子间的娱乐。同理推之，如果牛的婴儿在成牛之后，依然只喝他牛妈的牛奶，也会营养不良。所以结论是，对于哺乳动物的成年个体来说，乳汁是不充分的。

那么，乳汁是否是必要的？或者这样问：乳汁中是否包含着成年人体所必需的，或者虽非必需但是有额外好处的某种神奇物质呢？显然，现在普遍喝牛奶的习惯与这个信念有莫大的关系。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只有一个人给我这样一个怪异的回答：“因为人的奶不够。”当然，这个回答也不是全然无据，传说中的恶霸地主刘文彩就有两个奶妈供他喝奶—这是反动封建地主奢侈糜烂的证据！对于这种回答，我要追加另一个问题：一个哺乳类动物的成年个体，为什么要喝奶？

在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中，没有哪一种动物的成年个体依然需要喝奶，更没有哪一种动物的成年个体会依赖另一种动物的奶。人类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民族从来没有把其它动物的奶作为自己必不可少的食品。中国汉民族

中的大多数也没有食用牛奶的传统。在我记忆中的东北话里，把一个成年人与奶联系起来，是对他的蔑视和侮辱。我相信这种语言习惯至今尚存。虽然现在，即使东北的男女老少也可以随时随地拿出花色斑斓的奶瓶（装奶的瓶子）脸不变色地仰头畅饮。

自然，会有人指出，牛奶以及羊奶、马奶及其各种制品，是牧民的日常食品，乃至于必需品。我当然承认，游牧民族食用牛奶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所以我先放下不谈，只问剩下的部分，那些从来没有食用牛奶传统的非牧民族，为什么在不长的时间里忽然就把牛奶作为日常食品，乃至必需品呢？

《有限地球》节选：

个体经历：从无此习惯到习以为常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人群来说，从几乎或从来不食用牛奶，到每日一杯牛奶，这个变化不过二十年。关于这个变化的细节，如果有学者肯下功夫，一定大有文章可作。我姑且根据我的个体经历，勾勒出一个大概。据说，我在婴儿时是喝过奶粉的，我本人也曾见过此说的物证——一个铁质的雀巢奶罐，的确是雀巢，记得。然而，在我童年所生活的吉林梨树的两个小村子，都没有喝牛奶的传统。偶尔听说有人家养羊，喝羊奶，被我等汉人视为怪异。我少年所生活的吉林四平曾有一段时间凭票供应鲜奶，我家也赶上了这班车。大概从这时起，牛奶被我默认为好东西——记忆中，热奶时飘散的香气的确是诱人的。但由于“生活水平不高”，不能天天享用。所以大学期间，我的书架上常常会备着一袋奶粉，偶尔深夜冲上一杯，或干嚼几口，作为“营养”之补充。只因我生性懒惰，四年下来，所用无几。

1986年来到南京，在饮食领域遭遇的最强烈的文化冲击就是酸奶！这种当时东北城市几乎见不到的东西，竟然是南京市民的日用饮料。我那些来南京读本科的中学同学已经个个吸奶成瘾。我清楚地记得，在南京工学院（现在叫东南大学了）的一个小卖部外，我喝下了平生第一口酸奶，然而立即马上以及马不停蹄地就被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吐出口外，这味道，实在是太怪了！始料不及的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却迅速地爱上了酸奶。我很喜欢稠酸奶润过舌尖的那种感觉。不过，直到2001年，牛奶才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忙于写学位论文，深居简出，冰箱里常备袋装鲜奶，冰箱外常有瓶装麦片，作为早餐与夜宵的缺省配置。这个习惯一直断断续续地保留到2005年夏天，随着我素食生涯的开始而迅速结束。

从1986年算起，到2005年前后，这是我作为成年个体的二十年喝奶简史。

[争论的焦点]在围绕本书的争论中，网友们基本上提出了以下各点质疑：

（1）作者对牛奶的营养学基础有严重的误解，并选择性地用了一些支持其论点的营养学结论。

- （2）作者的论证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
- （3）作者使用的语言缺乏精确性和严密性。

梦冬：

将功补过，将牛奶文章评论一番：

1. 牛奶中最大的成分，和人的最大成分一样，不是乳糖，是水 ☺
2. 人这种动物，有千万的恶习，岂止喝牛的奶。不仅要喝鲜奶，还要和发酵的奶，吃千奇百怪的奶酪。
3. 从民俗上说，汉人过去基本不喝奶，但没少吃肉。喝奶对奶牛相对牛道，比起吃肉，伤天害命的勾当，差远去了。
4. 从生物化学，遗传学，营养学上说（大帽子压的脑袋疼），不仅汉人有不消化乳糖的，欧洲人美国人也有相当一部份人不消化乳糖。但是问题很好解决，酸奶，奶酪里的乳糖都分解了，其产品可以被乳糖不适的人消化。而且市场上有用乳糖酶处理过的牛奶。
5. 说人们喝奶，受益者是乳业公司，是麦子先生文章的主题。以此MIU论吸引眼球吧。要暴发开乳业公司，这还是没有听说过的。乳业公司过去在美国是赔钱的，所以美国政府补贴。现在没见奶制品价钱高涨，想必也盈利有限。回国时国内牛奶也不贵，堪为大众性基本食品，也未见得可谋暴利。要昧着良心谋暴利开药品公司去吧 ☺ 美国中国都是这样。相比之下，开奶制品公司，积德啊，民以食为天。
6. 牛奶的营养价值，这是常识，我不多说了。

最后一问题，这样的文章在国内可以发表出书吗？如果是的话，谢谢楼主，让我长见识了。

DBS：

应该引前人的相关研究工作，这应该是哪个专业里都适用的基本规矩。不知为什么你的文章不提T.Colin Campbell书的主要结论？从我能看到的那应该是你文章底气的真正来源。缺了这一环，读你的东西的确有种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的味道。在你的文章里能看到的是GOOGLE来的数据，似乎你也有要论证一把的架势，但给人一种非常不认真（INSINCERE）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人难以跟对‘科学出版社’的一般认识联系起来，也许大家真得‘与食俱进’一把才行）☺

“在我看来，我的书提高了科学出版社的水准。”希望你是真能相信你自己的话 ☺

你和你的同事极力推崇的Campbell教授写文章的同时也是卖健康业‘掘金工具’的商人：这里有他的公司的名字和主要产品<http://www.activistcash.com/biography.cfm/bid/1501>但他在对他那本书的销售沾沾自喜的同时，他对他的公司的股东可不大够意思：去看看这里就知道了<http://www.paracelsian.com/>公司跨了总该有所交代吧。希望他对他的营养研究数据不是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



麦子：

我的底气不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我的专业—科学哲学和科学史。

我在文章中已经说过，具体的科学依据，是我的旁证。在人人迷信科学话语的今天，利用某些科学数据来反对另外一些科学数据，是一种辩护策略。可能有帮助，但是不必要。

我不是科学家，对于科学家之间的具体争论，我是看不懂的。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你认为坎贝尔不可信，那么同样，我对于那些支持牛奶有营养的科学家，也表示怀疑。

而这，正是我在文章之中所要表达的一部分内容。

DBS：

看来你是就着没看过的或者看不懂的‘科学家之间的具体争论’素材也能整出‘科学哲学’一盘菜。有这种‘缺省配置’(default)的研究能力under your belt应该很方便，想‘构建’(construct)点啥都没问题，因为你不必关心任何‘具体争论’的结果；反正谁对谁错是没人说得清的也就没什么意义。这样的话‘科学史’还有意义吗？

第一次试着用那俩你喜欢的中文（日文？）词儿，我费半天劲才琢磨出它们可能是什么，如果用错了请不吝赐教。先谢。

不管怎样，在你的文章“五，科学依据，反面的”这段文字里专谈科学根据而不提那位Campbell的

工作，这是不合乎一般做研究的规矩的。要么是你调研没到家不知道他的工作（以你的勤奋及你朋友说的Campbell的影响，这好像不大可能），要么是你认为你的读者不必知道他花若干年做的事只要看你GOOGLE就行了（对读者不够尊重），要么是你想表现那是你的独立思考结果（这样就更不好了），我看不出其他可能了。不管怎样都使得你的文章的可信度进一步下跌，除非你是说你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专业有不同于‘科学共同体’其他专业的规矩。如果在这样的技术细节上我们都无法取得共识，那么这种讨论就的确没有必要了。

麦子：

这篇文章我写了很长时间，一开始也只是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我也交待了。大概是这样的：

在我们当下的科学时代，科学拥有最高的话语权。大家一讨论什么事儿，就要拿科学依据说事儿。比如说建不建水电站，拥坝一方就指责反坝一方，不懂专业，所以没有发言权。

这样一来，话语权就等于专业水平。专业水平越高，越有发言权。那我等不懂科学的普通百姓，就没有发言权了。

如此一来，对于我们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我们的传统，我们个人自身的体验，都不如营养学家更有发言权。然而，Feyeabend早就说过，专家是无知的，专家是充满偏见的，专家是有利益的，专家是不可信的。



我试图想要找一个新的判断方式，一种可以和科学依据抗衡的，能够让不懂科学的人也能理解，也能把握的一种方法，来判断我们身边的事物。在关于《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中，我找到了两个：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

比如关于牛奶问题，我利用这两个依据，可以对我们当下饮用的牛奶作出判断。而不需要去翻阅营养学家的什么最新观点。

但是，仍然是由于科学本身在当下具有最强的话语权，所以我仍然采用了一些科学依据作为旁证，并且对这些正面的和反面的科学依据本身，做一些分析。文章的写作过程，也是我的思考过程。于是我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用Google去找一些反面的科学依据，当然，我以前就有所耳闻。这里，我是已经有了基本的结论，我找（反面的）科学依据，是要证明我的想法——不是关于牛奶是否可以有害本身的，而是关于我对正反面依据之分析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引用坎贝尔，其实也很简单。我在写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坎贝尔。等到文章已经写完，我才从朋友的书评中知道了坎贝尔。我想他书中的数据会加强我的论证。当时我当时在美国，无法看到此书的中译本。同时我也开始忙别的事儿了，没有去找英文原书。一看英文书，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累的事儿。

关键在于，我不认为我的论证依赖于坎贝尔。如果有，是锦上添花，如果没有，也无妨。如果我们要追踪最新的科学依据来说话的话，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因为任何问题都有专家，我们就只能等着各个领域的专家，告诉我们她们最新的结论就行了。——这种景象，我觉得很荒谬。

另外，所谓缺省配置，是借用电脑术语的一个比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不是脑袋，而是口袋，里面的东西都是家长、学校、社会一般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进来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比喻为缺省配置。

有很多人的缺省配置，一辈子都不曾更改过。

DBS:

对是否该引前人相关结果的事，这并非仅仅是墨守什么有效交流的成规，相当程度上包含着对其他人的劳动和读者时间的尊重。这里也并没有什么要‘等’新结果的意思，只是在尽力占有已知材料的基础上发表意见；我想这应该是连Feyerabend也会承认的合情的潜规则（咱们跟他不能讲‘合理’）对于写作时未能得到的他人类似结果，一般即使已经行将付印的稿件也会有加上Note at proof这类文字。

谢谢对‘缺省配置’的解释，看来是default value的意思。我还是感觉这词别扭，在你用的地方没感觉非那么说不可；这要是还整不蒙‘普通百姓’我就知道什么能了。

不太懂你所谓‘找一个新的判断方式，一种可以和

科学依据抗衡的，能够让不懂科学的人也能理解，也能把握的一种方法，来判断我们身边的事物’是怎么把子个事儿，因为搞不清你说的‘科学依据’的内涵是什么。猜着整整。我认为你说的‘科学拥有最高的话语权’的情况不好用来描述一个‘新宗教’统治下的国度，因为在那儿科学还远远没完成思想解放的任务（请别混淆科学和技术，是的，上了月亮，照到了欧阳坑）。即使在所谓迷信科学过火了的西方，甚至即使是在科学的研究设施的建设方面，其决策过程中也并不是什么‘专业水平越高，越有发言权’那样简单化的。在我看来用你的‘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来‘判断判断身边的事物’挺悬的乎的，是有点把姆们‘普通百姓’往Feyerabend师傅的‘圣诞火鸡’堆儿里归拢的意思。

“专家是无知的，专家是充满偏见的，专家是有利益的，专家是不可信的”，既然你认为他能如此一针见血，那么他应该是关于专家的专家吧？当然他也可以给‘重整化’到前面意见的对象里去，所以我看那些话用在哪一个人身上都行。我猜想这也许是Feyerabend的所谓科学民主化（或非精英化）主张的一种表述形式。但他那套是指在普通民主化的自由社会基础之上吧？也就是得有起码的言论和选择的自由之后吧？从技术层次上看，Feyerabend下的功夫很扎实。你学物理时也许也听说过‘重整化’这码子事儿。在上世纪70年代的科学哲学工作里就用那事儿来做他的‘牛奶’（当时重整化理论用在关于相变的统计物理方面正热乎着）可见他用的资料不可说是不新不深入，是直奔科学方法要害的。我想说的是，要‘颠覆’点啥，只得拿点干货镇住‘科学共同体’那帮小子，触动其‘灵魂深处’，光靠恶心人是不够的。踏实和一定程度上的厚道好像跟工作质量挺有关联的，不信你萨摩萨摩

我是站着说话腰不太疼，对于你辛苦码的字言语不恭之处还望不见怪。祝你新年有好的研究成果，把科学糟践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麦子：

我想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一种超越科学依据的判断事物的方式。所以，科学依据在我这里是旁证。

至于我所引用的是否错误，这事儿可以讨论。

坎贝尔是美国的教授，《中国健康报告》也是先在美国出版的。他想吓唬谁，俺不知道。不过，卫生部也吓唬不了我。

这事儿也能扯上中国、美国？

在我看来，我的书提高了科学出版社的水准。

俺不想讨论谁的智力更高，那就成了口水仗——类似于小孩儿打架，一个说，你弱智，另一个说，你才弱智呢，那个又说，分明就是你弱智……

俺可以承认俺智力不高，俺也不懂科学，俺的问题是：是否智力不高的，就没有了话语权。

谢学长拍砖

麦子：

俺是一向不怕挨拍的，何况师兄师姐来拍。

关于引用文献的问题，我另外还打算写一篇文章，叫做《文献是读不过来》的。到时候一定会贴过来，请老兄拍砖。

我在文章的后面，也有所解释，待我慢慢贴出来。

关于科学在中国是否依然承担着解放思想的任务，我是表示怀疑的。

谢老兄指出拼写错误。

冰雪儿：

麦子小弟，本不想参与任何意见，但是您让我越来越弄不懂究竟什么是‘科学哲学’。您可以以社会学的角度来否定科学，任何科学家的工作都被认为是缺省配置，晕！您可以以不懂专业，但凭个人自身的体验，来认为专家是无知的，专家是充满偏见的，专家是有利益的，专家是不可信的。再晕！是否不尊重科学，不看科学依据却可以在科学出版社有话语权就是‘科学哲学’。

麦子：

简单地说，科学哲学一开始是想证明科学是真理，是经过证实了的知识——这就逻辑实证主义。

同时，因为科学很精确，而哲学总是充满歧义，逻辑实证主义想要用科学的方式来改造哲学，弄出来一种科学（化）的哲学。

但是，这个工作怎么弄也弄不成，主要是归纳法问题。一因为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但是声称来自经验归纳的科学，永远也不可能有完全归纳，只能有不完全归纳。

于是卡尔·波普尔提出了否证说：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它可以被证实，而是因为它可以被否证。

再后来，到了库恩，他发现科学本身不能脱离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他提出了范式、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为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科学家个人的精神气质、科学家所受的教育，如此等等，都会科学本身有影响。

一科学不是一个单数的，均匀一致的东东，在现实世界中，是充满歧义和差异的，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理解。

再后，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提出《反对方法》，写《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说了这样一些事儿：

1. 科学一向认为自己有优越性，在于A，其方法特殊，B，其结果影响巨大。费先生则指出，不存在那种被称为科学方法的东西。因为找不出来这样的方法。所有科学家以及逻辑实证主义所声称的那些科学方法，都有例外。而科学史上，那些被认为是重大成就的科学工作，必须要违背这些方法才能做出来。

2. 在民主社会中，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是最重要的，那么就必须承认，科学不是最重要的，科学必须让位民主，据此，费先生为非科学，诸如中医，诸如占星术等，争取话语权。同时，批评科学霸权主义，

批评社会对专家的迷信，进而指出，专家的局限。

这是科学哲学大致的主线。

现在，这条主线已经转向了。

库恩之后，Merton写科学社会学，用社会学来代替哲学；再后，有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用人类学来代替哲学。

我本人现在的工作，倾向于人类学。牛奶问题，只是我的一个案例分析。这个文章还留下了很多话题，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做。

梦冬：

所以说对牛弹琴，你“不想、不愿、也不能在具体的科学层面上讨论”，俺信科学，可不是跟不讲理的人讲理，自讨苦吃么？😊

[坎贝尔是美国的教授，《中国健康报告》也是先在美国出版的。他想吓唬谁，俺不知道。不过，卫生部也吓唬不了我。]我是说，类似的观点各异的报告有许多，你不过用他的来支持你的论点，而且没有引用原文，如果真要寻根究底（我没这么多闲功夫），你怎么也得让人有查资料的根据吧？再者，为什么要用个美国人对中国健康的研究呢（这是我说的唬人所在，真就有些中国人吃着一套，比如科学出版社的饭桶😊）？我先要问这有多少可信性？他有多少一手资料？更何况像你找了他做你的支持，同样容易找个观点对立的来反对你。

[这事儿也能扯上中国、美国？]嘿嘿，别想多了，俺的意思极其简单，不过说我知道的美国情况是这样的，中国的情况是根据常理来推测的。再多说一点，你这文章在中国能在甚么“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甭想在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

[在我看来，我的书提高了科学出版社的水准]，可能啊，这个科学出版社太不咋地😊

[俺不想讨论谁的智力更高，那就成了口水仗一类似于小孩儿打架，一个说，你弱智，另一个说，你才弱智呢，那个又说，分明就是你弱智……俺可以承认俺智力不高，俺也不懂科学，俺的问题是：是否智力不高的，就没有了话语权。]俺只能哀叹一声，对牛（还是连奶都不产的牛）弹琴，只能说俺智力低下了。

有个物理的在影射俺乱挥耙子，：“耳边的风声呼呼作响，呼呼地！😊”俺说的“你的喝奶文章里除了错误地引用别人的统计资料，夸大其词以支持自己的谬论，没有一点可信的统计数字”，还是有所指的。你多次知其一不知其二，便洋洋洒洒说的起劲儿，随手拈来便支持自己的论点。

举个例子，你多次提到：“更加直接的例子竟然是‘母乳喂养’，这让我觉得颇具讽刺效果。我们现在之所以常常看到‘母乳喂养好’的宣传画，恰恰是因为，曾有科学依据论证，母乳喂养不如牛奶喂养！这件事儿在美国发生于1950年代。”

现在所说“母乳喂养好”，是有所指的，是指婴儿

生活的前六个月，因为母乳里有母亲对诸多病菌病毒的抗体，而婴儿可以直接吸收。五十年代为甚么说“母乳喂养不如牛奶喂养”？因为那时生物科学没有发展到现在的程度，没有鉴定婴儿降生后六个月内母乳中的抗体。而且根据一般常识，吃进去的蛋白质（抗体也是蛋白质），是要被消化的。科学在不断进步，是无止境的。现代生命科学1950年代刚萌芽，拿半个世纪前的论点来说科学出尔反尔，忒可笑了吧？

当然你的帖子里头绪多多，不喝牛奶是因为不让牛奶公司挣钱；还是牛奶使得人们流失钙质，被谋害了，没有个主次。感觉是胡言一片 ☺ 有人说你没有逻辑，俺也同意。

最后，你写这样文章是为了出版，是有功利的；而俺写这些帖子是没有功利的。所以俺说的全是没有顾忌的真心话 ☺ 如果有得罪，请原谅，俺是对帖不对人。不信科学信口胡言的帖俺看了感觉就不好，不管是谁写的。以后俺再不浪费时间，坚决免看你的帖，大家清静。☺

谢谢你的讨论。

梦冬继续：

只有不肯懂科学的人 ☺ 谢谢黑道上的弟兄们支持
☺ 其实这场争论里，最牛的是DBS ☺ 此牛不是彼产



奶之牛 ☺ 他心平气和据理而谈，相对之下俺有点儿气急败坏 ☺ 这位仁兄一定是要给物理的争把面子才出大驾 ☺

西方人里，有很小的人群叫vegan，他们不吃任何与动物有关的食物，包括蜂蜜，认为是对动物的不公正，包括蜜蜂。在美国宾州一带，有德国移民来的amish，这些人不用任何现代发明，包括电，汽车。他们的房子都是手工盖的，但是他们吃肉喝奶。这些人都坚定地默默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也欢迎新的人加入他们行列。

希望看到中国人里面有vegan，或者蛋奶素食者，但不指望看到amish，除了历史原因是不可能的，他们

占地颇多，美国各州政府给与其便利。更希望的是，看到中国人按自己的信念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信念与观点，更不愚弄别人接受自己的本来不清晰的观点。

梦冬继续：

我看你的帖，是经历了一场“文化休克”，盖因于真诚而不世故 ☺ DBS比我沉着，可见他是个小滑头 ☺ 。你记住我的话，被你气着了的，都是好人（老实人）☺。

见你自称（又是“不怀好意”的字眼）研究人类学，我所知道的这个学科，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大约有四个方面：

1. 生物人类学，研究人的生物特征，包括人类进化，人群遗传，灵长类，细分也有这些分支：anthropometrics, forensic anthropology, osteology, and nutritional anthropology 最后是跟营养有关，查书的一大发现。
2. 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不同人种人群的社会结构等等。。。这类俺不咋懂，不细说了
3. 语言人类学
4. 考古人类学

这些都需要系统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怎么你这名学者，反而不懂科学？
俺也整不起，闪了闪了 ☺

麦子：

都是一个屯里的乡亲，大家都是老实人。
我从小就是叛逆，总是把老实人气着，也觉得挺不落忍的。

可是看着老实人被人蒙，就忍不住要出来捣乱，呵呵。

人类学主要有两个分支：

1. 体质人类学，就是你说的生物人类学，这部分更像是自然科学。
2. 文化人类学，这部分不属于自然科学，顶多属于社会科学，在我看来，更属于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类的行为方式的。

文化人类学以往是研究偏远地区原始民族，现代人类学者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一切人类，包括科学家。有一本《实验室生活》，就是人类学家跑到一个生物学实验室，像观察原始人一样，观察科学家，总结科学家的行为模式，呵呵，不知道是不是又把您给气着了。

寒露：

麦子老弟：

一直忙于各种事务，顾不上回你的贴。虽然晚了一些，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明我的观点。

你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科学常识”，他是否就失去了对于身边的事物进行判断的权利？

我的回答是，一个人不论他/她是否具有“科学常



识”，他/她都有对于身边的事物进行判断的权利，但是判断的权力并不等于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权力；一个有责任心，有职业道德的学者应该知道自己是谁，读者是谁，特别是在自己是外行的时候，自己没有科学依据的观点会不会对他人带来伤害。

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的。每年都要有年复一年的若干Training，都是在不停地提醒每一位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在同普通公众谈话的时候要注意说话的尺度和分寸，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不能给公众造成误导。尽管我本人啥也不是，啥事儿也不知道。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工作中要引入一种试剂，这种试剂可以很大程度地增加人体免疫反应，但是这个试剂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引发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发病律是1/2000。就为了这1/2000的发病律，我们进行过数次论证，包括生产这个试剂的公司总裁都参与了论证。虽然我们的临床群体数目大大小于2000人，但是我们不愿意对任何一个实验的参与者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我想从我这两个例子里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是的，一旦你的文章被发表，普通民众就会认为这是专家写的文章，就可能被影响，被你的胡言乱语所误导。因为普通民众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专家。我还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人的生活质量更重要；你可以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但是如果你一个有责任心，有良知的学者，你就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和健康。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们讨论的主题：这就是学者的职业道德，这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这可能是在中国学术界没有引起注意的问题。感谢你转来了你清华同行的文章，使我们更加了结了中国学术界的现状。他那篇文章，除了用大话空话和几个时髦名词唬人以外，没有实际的内容。以前，我总听说中国学术界抄袭剽切成风，认为那些搞抄袭剽切的人缺乏职业道德。可是这几天我改变了看法，我觉得那些搞抄袭剽切的人是很有职业道德的，因为最起码他们对他人的伤害是有限的。最没有职业道德的就是类似于你清华同行这类的人，尽管自己对科学一无所知，可是道听途说了几句，就敢冒充专家，拿普通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

麦子，听学姐的劝告：不懂不要紧，想胡说八

道不要紧，换个题目，只要这个题目不给平民百姓带来实质性的伤害。海阔天空，宇宙苍穹，随你编排。如果觉得那样的题目不能吸引公众的眼球，编排一些能让富人破财，贪官丢官理论，或者想办法把狗尾巴花忽悠成“国花”；最不济，也整个“华南虎”。一句话，不能选有损于国人健康，让同胞折寿题目。

需要向你和看到这个贴子的朋友们指出的两点是：

1. 如梦冬所说，每年发表的论文成千上万，观点各异，想找到辅佐自己观点的文章是不难的。
2. 小鼠实验的结果和在人身上结果有一定的差距。小鼠实验的成功并不一定代表会在人身上成功。

我知道你是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的。梦冬说她是在“对牛弹琴”，我在这里就再对“牛”弹一遍琴。但愿听多了琴声，“牛”也会通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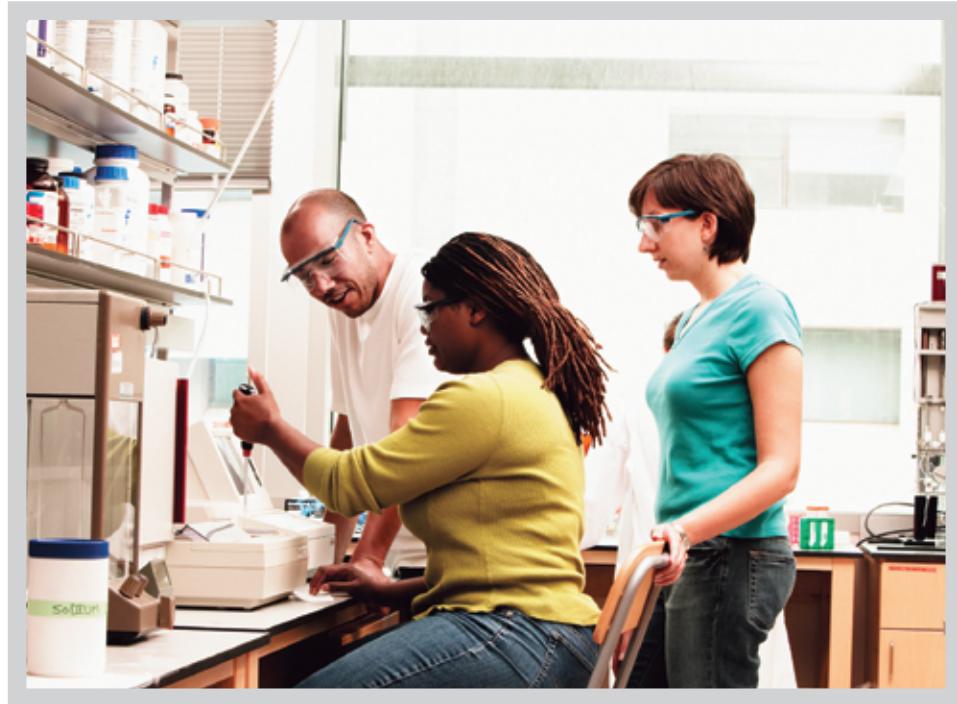
麦子：

去年在Boston，俺用了十分钟，一位山大教授，动了戒奶之心。

俺的书稿在科学出版社编辑期间，俺的责编把俺的牛奶大论给同事看，马上就有两位，生了戒奶之心。

呵呵，俺的帖子，欢迎真诚的人，认真的人！

寒露：



反正昧了良心，坑蒙拐骗的，麦子你不是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

我敢打赌那个被你忽悠的山大教授不是生物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教授，那两个编辑更不用说。隔行如隔山，在一个方面成果卓著，在另一领域的知识可能等于零。

科学是鼓励有新想法，有创造性思维的。但是这种创造性思维不是像你，一个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的门外汉，一脚跨进一个学科，就大喊革命。这不是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对科学的肆意践踏！不过对于你来说，科学本来就什么也不是。

作为在美国最具有权威，最富有盛名的医学研究机构从事药物质量检测的专家，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一个药品(也包括农副产品)的上市，都是要经过极为严格检验的，需要测定几十项指标，包括你所说的几种“毒素”的检验。你说的那些什么牛奶全是“毒素”的谬论是根本不成立的，何况，你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毒素”。

生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牛奶饱含了大量的人体必需的物质，对于人类的健康，对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体免疫力都十分重要。是人们延年益寿，有质量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物质。

你坑蒙拐骗的，不只是一代人，会延误几代人，你的子孙会为你而感到羞愧。

得！又说多了。我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做，耽误在这里实在是得不偿失。就此话别，你好自为之吧！

麦子：

你一定知道(听说)生物学科是交叉学科，生物学科内的各个分学科不是孤立的，而是十分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不管从事哪个方面的研究，大家的基本认同点是一致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实验的方法，手段是相似的，但是具体的研究对象是有差异的。一个好的营养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生物学家，从广义上来讲，生物学家都是营养学家。只不过是营养学家知道的更具体。比如，对于牛奶的成分和对人体的作用，不仅营养学家知道，生物学家也知道。但是对于狗尾巴花的成分和对人体的作用，恐怕只有营养学家知道。这就是营养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区别。

可能用医生这个职业会解释的更清楚一些。营养学与其他生物学科的关系就好像是心血管医生和肠胃道医生的关系。我讨论牛奶是心血管医生在看肠胃道的病人，你讨论牛奶是电脑工程师在看肠胃道的病人。你这个电脑工程师得出了对肠胃道病人的结论，还满世界乱喊。我这个心血管医生看着不对，能不向你砸砖头吗？

关于牛奶有营养，我相信有很多科学依据。不知道这些论文您是否真的读过？您显然是相信这些论文的结论，那么，您是通过阅读论文，对论文本身进行了判断，还是没有阅读论文，只是因为相信营养学家，就直接相信了他们的结论呢？

麦子：

关于牛奶没有营养，据我间接所知，也有很多科学依据，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过，读过这方面的文章？如果您对此有所了解，那么，为什么会相信前者，不相信后者？您是根据什么作出了这样的取舍？

您是通过阅读正方两方面的论文，根据您的科学知识作出了判断？

还是没有阅读双方的论文，或者是指阅读了正方的论文，或者是因为已经把牛奶有营养作为常识，就直接对反方进行了否定呢？或者您有其它的作出判断的理由？

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做一个调查，希望学姐不要介意。

我当然也希望讨论能深入下去，因为学姐是真诚的老实人。我愿意和真诚的老实人讨论问题。

学姐说我错了，从您的角度当然是我错了。

但是，如果您只是说：“我是生物学家，我比你懂营养学，所以我对。”这样的理由是不足以服人的。

寒露：

隔行如隔山。

你以为我会相信营养学家说的话吗？你以为我是听了营养学家的话才要喝牛奶吗？你以为我会去读有关牛奶有营养或者没有营养的论文吗？我没有那个时间去听他们的唠叨。

你不知道营养学和生物学的关系，营养学是跟着生物学走的。科学已经证实：生命是有物质基础的，是由蛋白质，矿物质和其他物质一起构成的。牛奶里富含着维持生命所需的蛋白质矿物质等物质，这些都是构成人体的“砖瓦”。当然，牛奶并不是唯一的维持人类生命的来源，但它是经济实惠，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一种物品。营养学家是按照“生命是有物质基础的”这一“最高指示”行事的，他们在寻找“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最佳组合。他们普查各种食品的营养成分，找出哪一种物品含有更多的蛋白质，矿物质，哪种食品含有人体代谢不能自己生产，又是人类必需的氨基酸，哪些矿物质的缺乏或过量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等等。营养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相信“生命是由物质构成的”，我知道这个物质是以蛋白质，糖类，矿物质等为主体的，我知道牛奶里富含着这些物质。我的决定与营养学家无关，我也不去看牛奶有无营养的论文。因为这些论文是写给外行人看的，我是不会去看的。

麦子：

根据您的回答，我首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1，在科学/营养学/生物学的层面上，我们似乎还没有直接的矛盾。

你也承认，牛奶不是唯一的维持生命的来源。我首先要论证的是，牛奶是人这种动物所不必要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

其次，我要论证的是，工业化养殖的牛奶的奶液里面，有抗生素、激素之类的有害物质，而你强调或者相信美国标准，认为上市的达标产品，其中有害物质的含量不足以危害人体。这是我们有争议的地方。



您也没有读过他们的论文。也就是说，您在没有读过双方文章的情况下，就作出了论断。那么，您为什么敢于作出这个判断？难道立论的双方不都是科学家吗？我想问的是：

2. 您根据什么作出了这样的取舍？

我当然也没有读过论文，即使读了，我也没有判断能力。但是我有其他的论证的方式，判断方式，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说的。

小报：

其实，依俺看，问题的实质是国内刊物的质量问题，也就是说把关人的素质问题。现在一切都在向钱看！不说别的，就是电视中的广告，就让你头痛，而且，大都请出大腕人物，说的都比唱的好听，让你辨别不出好坏和真假！

科学应该允许发表不同的观点，但内容和质量应该经得起考验。国内在这方面还没有健全的法律约束，所以坑蒙拐骗老百姓的事情经常发生。革命了这么多年，最后，还得按人家走过的路去走，慢慢来吧！

我到觉得国内最大的失误是当年的人口政策。文革给老百姓所带来损失惨重，但30年后就可以纠正，可是，人口政策的失误，没有个百八十年，是不能改变的。况且，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政策可以随时更换，但人口数量无法减少，由此而引来的隐患和问题是当今令人头痛的。

寒露：

赞同你的观点。我觉得是国内做学问的人太浮躁，没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学问，都想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急功近利，因此忘了一个学者应该具有的责任心，有的人甚至丧失了自己的良知。这当然是和国内学术界的政策有关，也和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有关。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来约束，这种坑蒙拐骗的事还会继续发生！慢慢来吧。

麦子：

我们怎样来判断学者的职业道德？

是否一个学者发表了你不喜欢的观点，就是没有学术道德呢？

是否一个学者采用了你不喜欢，不熟悉的论证方法，就是没有学术道德呢？

是否一个学者否定了你习惯的论证方式，采用了你不习惯的论证方式，就是没有学术道德呢？

既然普通人有权利发表意见，那就有权利公开表达意见。我不是营养学专家，所以，相对于营养学而言，我是普通人，我是外行，所以我有权利发表文章。

在我的文章中，我从来没有暗示过自己是营养学家。我不想冒充营养学家，告诉我的读者牛奶有/没有营养。

相反，我从一开始就宣布，我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更容易让普通人，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常识就

能理解的方式，自己来对身体的事情——比如牛奶问题——进行判断。

如果我仅仅是跟在营养学家的后面，转述他们对于牛奶问题有利还是有害的最新观点，最新数据，那我不是独立思考，只是他们的跟屁虫。

我相信您是真诚的，但是我也是真诚的。

根据我的判断，工业化牛奶对人注定是有害的，在这场全民牛奶巫术的操作中，真正的受益者，是大型奶业公司。——我知道了，就忍不住不说，这是学者的真诚。

关于学者的职业道德，俺不但考虑过，而且写过文章，如果学姐有兴趣，欢迎阅读，并拍砖。

关于牛奶问题，我文章还没有贴完，欢迎继续拍砖，或者拉琴 ☺

不喝牛奶的人：

我不算很有逻辑头脑，但我这点儿逻辑常识，挑出很没头脑却自认为是“哲学家”的人的蹩脚逻辑毛病，刚好够用可能还略有余！

应该指出，你对我两次暗点你有逻辑缺陷的贴没有象对跟其他人那样进行诡辩，我感到很荣幸。但我开始不明白你为什么两次提到“小方”，后来忽然意识到，小方十有八九就是指方舟子，果如此，则更让我感到荣幸。因为在我眼里，方舟子是打假英雄！我个人的观察和判断是：凡是方舟子“打”的人或事，十有八九是假的！凡是反方舟子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骗子，或是在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度里的既得利益者和混水摸鱼者！我刚刚听说方舟子也扒扯过你，但后来tired了。他为什么扒扯你，多少应该事出有因。而他tired了，我也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因为我这两天也才刚刚意识到：不管什么人与你争论，都是一种用钝刀子割（念ga1）老母猪肉的自虐行为！我原来对你在诸如环保等问题上的讨论曾有过某种观点的认同，对你这个人也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尊敬，可你这次在牛奶问题上的讨论方式和做法，特别是这两天对那些同你认真讨论问题的校友的回帖，让我见识了一个在某种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的长期熏染下不可避免地从无论是学术水准还是基本道德价值观都开始或已经堕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厚颜无耻，以及对他人的理性和礼貌的傲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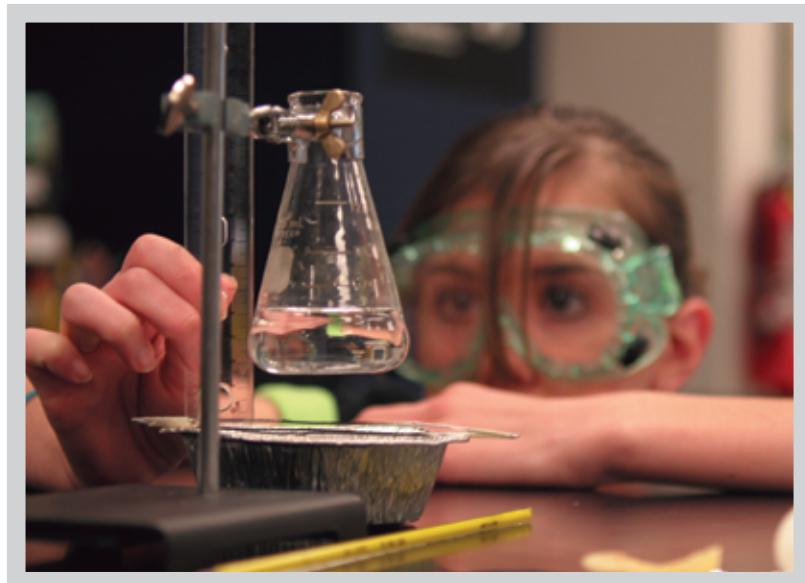
我想现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吉坛人已经形成共识：对牛弹琴也是一件比对麦子“弹琴”更有意义的事！你对所有与你认真讨论问题的校友的论点和论据视而不见，而是采取一种事实上非常傲慢无礼的态度，除了没完没了地磨叽你那点儿“天赋权利”外，就是没完没了转换话（论）题的漫无边际的诡辩，以致那些本来认真与你讨论问题的校友产生心理上的厌恶感而不再与你“纠缠”。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我决定为我自己也为其他校友写这一贴，因为这种事总是要有人来做的。我需要声明的是，我这贴可不是想同你讨论问题，其实就是想打打你这两天表现出的那种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根基和理由的无礼和狂妄。

哲学思辨比科学更需要或者说更依赖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又与智商成正比，所以小沙说：一般说来，哲学家的层次和智商比科学家高。可是，在麦子象你这样一个受过“正统”科学和哲学训练的科哲博士，一个已习惯性地用形而上的“哲学”方式讨论问题，一个宣称试图创造一种抛弃一切“常识”而能对一切事物进行“判断”的万能“哲学”方法的人，你的逻辑思维水准实在是不能令人恭维。我这样说，绝非逞口舌之快，因为我个人的原则是：我绝不做对一点儿“常识”都没有的事物胡说八道的事情，请看下面实例：

1. 在你回我的一贴中，你说：“现代社会，无处不是科学及其技术的成果，照你说来，如果一个人不懂科学，他就丧失了对身边一切事物发言的权利。”我当时就指出，你犯了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可你至今也没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不知道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所以决定把它当众指出来，很简单，你在这句陈述里，违反了逻辑学中最基本的同一律，偷换概念，把“无处不是科学及其技术的成果”偷换成“一切事物”。如此说来，在你这个“哲学家”眼里，“无处不是”程度更高的空气，是否也等同于“一切事物”？其实，从这一贴开始，你原来头上的“哲学”光环就在我眼里消失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充其量只是一个逻辑训练不足的哲学爱好者而已。
2. 你在给寒露的回帖里反驳说：“您本人是营养学家吗？对于你所说的营养说，你有多大程度的判断能力？”有点儿文化和正常思维的人都能看出，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寒露不是营养学家，对于你所说的营养说，你就没有（多大程度）的判断能力。可是你在这次牛奶争论中，一直都在坚持一个观点：没有“常识”，也可以对一切事物进行“判断”。所以你事实上一直都在宣称，你虽然不是营养学家，也有“权利”和“能力”对牛奶有害进行“判断”，而且事实上你也是这样做的。那么好，如果现在寒露问你：“您本人是营养学家吗？对于你所说的牛奶有害，你有多大程度的判断能力？”说实话，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有正常逻辑思维和不健忘的人，该如何回答这个反及其身的问题？但更令我想象不到的是，当我指出麦子你反驳寒露的说法与你自己一再宣称的说法并且正在实行的做法自相矛盾时，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的你居然能说没看出来？！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在这个例证中，你违反了逻辑学的另一个基本规律：矛盾律。到这一贴时，你在我眼里就已经降格成逻辑先天不足的业余哲学爱好者了。
3. 再看看这个例子：你在回寒露的一贴中说：“根据

我的判断，工业化牛奶对人注定是有害的，在这场全民牛奶巫术的操作中，真正的受益者，是大型奶业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判断陈述：如果A真，所以B真成立，A和B之间必须存在一种确定的逻辑关系。我理解麦子你是想说：根据我的判断，（如果）在这场全民牛奶巫术的操作中，真正的受益者，是大型奶业公司，（所以）工业化牛奶对人注定是有害的。那么请教业余哲学爱好者麦子：“受益的大型奶业公司”与“工业化牛奶对人注定是有害”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吗？如果有，不妨说来看看？如果没有，那你就犯了一个“虚假判断”的逻辑错误！

4. 你在回冰雪儿的一贴中说：“谢谢冰姐姐，相信科学，是把科学当作宗教来信吗？”麦子你自己摸着良心说：在整个这次牛奶论辩过程中，有哪一个和你讨论问题的校友，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要“把科学当作宗教来信”的意思吗？这只是其中一个典型



的例子，而你几乎是在所有的回贴中，都在玩弄这种“偷换论题”的把戏。千万别觉得这是在夸你，这种把戏，偶尔玩玩，还显点儿诡诈，象你这样玩法，只能给人留下思维混乱，胡搅蛮缠的恶劣印象。

其实在你那些读了就让人感觉是一种精神折磨的诡辩帖子和荒诞无稽的牛奶大论中，这类逻辑错误比比皆是，但这四个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你的逻辑水准问题。所以，当我看到你大言不惭地宣称：“我想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一种超越科学依据的判断事物的方式”时，我不知道是否全坛人民都笑了，反正我是笑了！啥叫“一种超越科学依据的判断事物的方式”？你就别扭扭捏捏拐弯抹角了，明说是“哲学”方式不就得了？问题是，就你目前的逻辑水平来看，你连当一个合格的业余哲学爱好者的资格和能力都有疑问！你凭什么能做到这



一点？！所以我劝你还是暂时放弃这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令人可笑的念头，踏踏实实地去做学问（但先要恶补逻辑学的基本常识），不要象芙蓉姐姐那样为了快速成名而不择手段地另辟蹊径，因为你无论如何也没有芙蓉姐姐那种天赋的视觉冲击力；要老老实实地去做人，不要蒙骗在科学上比你愚昧的同事和朋友；不要盲目地反科学，在科学问题上要倾听不同的意见，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赞同你的观点和论证方式，不要象芙蓉姐姐那样对一切批评都无动于衷，更不要象芙蓉姐姐那样批评越多越来劲；最后，劝你以后讨论具体问题时就讨论具体问题，别动不动就往你有别人也有每个人都有的“天赋权利”上扯，给人一种缺乏自信而下意识地寻求“天赋权利”保护的弱者的形象。其实从你的一系列帖子中我看得出来，你对道德与权利体系的了解和理解真的很肤浅，以致对自己已经道德滑坡（或堕落）和滥用自身的权利而不自知。这本来是我“打击”你的无礼与狂妄的第二个话题，但由于篇幅关系，我准备另篇单独阐述，何时发表，视我的时间和心情而定。

还是那句话：做事要踏实，做人要厚道。

霍林河：

个体经历：从无此习惯到习以为常小时候做错了什么事之后，妈妈总是说我脑袋里少了一根筋儿。现在想想，如果一个人总是犯同样的错误，脑袋里少的那根

筋儿是否就是DNA里多了或者少了点什么呢？别的我不知道，自己方向感中绝对缺少一根筋（如果不是看不得老六那份得意的样子，承认这一点本来是不需要勇气的）。

第一次转（四声）向：不认识路用土话讲就是好（四声）转向。能够记得的第一次转向是四岁或者五岁那年，生命中最早的记忆之一。傍晚吃饭之前，姐姐领着我到大院门口的开水房去打水，回来时一出开水房，撒鸭子就往反方向跑，越跑越觉得不对劲，姐姐找不到了，怎么家也没了？就象军人出操喊口号一样，边跑边哭，那叫一个响亮。响亮的哭声惊动了警察阿姨，结果就有了第一次进局子的经历。

“别哭了，谁家的孩子啊？”那是大眼睛、大辫子警察阿姨温柔的声音。

“呜呜，老霍家的呜呜，繁荣街一委、六组，呜呜呜”当时以为是哭得说不出话了，现在才明白那是我平生吟诵的第一首诗歌，而且是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流行的梨花体。

“别哭了，过会儿你姐就来领你回家了？”声音和目光都还是那么温柔，随手还递过来几块儿饼干。多么甜蜜的诱惑，特别是在那饥饿的年代、饥饿时间、空着肚子饥饿的我。可是我还是选择了哭，一来是哭比美食更能慰藉悲伤的心灵，二来是不敢轻易吃别人的东西。

“不许哭了！再哭就打你屁股！”高举着笤帚嘎瘩的



大辫子阿姨声音不再和睦，目光也不温柔。后来自然有姐姐领我回家，但是从那时起却落下两个毛病。一是对大眼睛、大辫子的姑娘总有一种复杂的感觉，二是再也不喜欢吃任何饼干和甜点了。近几年胡乱读了些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分析一把，才知道这叫EVENT ASSOCIATION。一种有效的治疗办法就是配合心理分析重现当时的场景，比如让一个大眼睛、大辫子的姑娘拿着簪梳嘎瘩逼着我把饼干吃下去(而不是拒绝吃下去)，以后再吃饼干就只有香甜而没有簪梳嘎瘩了。

麦子：

现在全部文章贴完，我需要履行诺言，回答不喝牛奶的学长(简称不学长吧)。

回答之前，先说几句题外话。

对我来说，吉大论坛是一个特殊的论坛。特殊之处在于，在这儿玩的大多都是我的学长。我刚来的时候，学长们对我这个学弟也颇多照顾。但是我自己从小叛逆，对于繁文缛节不大放在眼里，不小心就冒犯学长。我的新民姐姐为此教育我多次，不可没大没小。民姐姐谆谆教诲，我自然牢记在心，只是秉性顽劣，惹学长动怒，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去年夏天在东部转了一圈，一路上受到了新民姐姐和李老师、红门班长和梁会长，霍林河兄和老椰子兄的热情款待，更是感受了校友的亲情。学长们虽然离开吉大以及中国十几年、几十年，依然勤勤恳恳地建设大吉屯，让长期在外的东北故人有一个唠嗑的地方，让短期周游美国的我等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虚拟空间以及现实空间)，实在是可亲可敬，可圈可点。后生不才，虽然忙得顾不上溜缝，也愿意为大吉屯扎个篱笆，架个秧啥的。

只不过，我这叛逆可能太另类，常常我觉得是个好东西，屯里的哥哥姐姐不以为然，我自己还不觉景。人与人有差别，正常啊，所以我也没怎么当回事，该嘎哈就嘎哈。可是慢慢地，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学长们真的动怒了，这可让我诚惶诚恐了。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理想主义者，坚持真理，敢于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所以敢于六亲不认，现在我已经没有那么胆大。如果我的离经叛道让学长发怒，而且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说服学长，我又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顺着学长们说，扎整呢？俺就打个哈哈，溜之乎也。

一还能扎整，越说火越大，还不如不说。

一小时候对付家长，也是这么个玩法，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说。

看着屯子里热热闹闹地，天天有说有笑，有歌有唱的，俺是打心眼里高兴。大家伙都乐呵呵地喝牛奶，过节的时候互送牛奶，俺偏说那玩意儿喝不得，有毒，这不是跟人家过不去吗？反正也喝了这么多年了，再喝几年又能扎的？那就喝吧，俺也不是非说不可。

不过，既然说了，也只好说完。牛奶这东东，当初完稿的时候，曾经贴出来一部分，因为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发表，所以一直没有贴出全本。现在全本开始在网上贴

出，总不能把大吉屯给落下一那可太不够意思了。您的这个帖子里，开篇有这样一段，在于题内和题外之间。

“因为在我眼里，方舟子是打假英雄！我个人的观察和判断是：凡是方舟子“打”的人或事，十有八九是假的！凡是反方舟子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骗子，或是在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度里的既得利益者和混水摸鱼者！我刚刚听说方舟子也扒扯过你，但后来tired了。他为什么扒扯你，多少应该事出有因。而他tired了，我也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因为我这两天也才刚刚意识到：不管什么人与你争论，都是一种用钝刀子割(念ga1)老母猪肉的自虐行为！”

且让我一段段予以辨析。

“在我眼里，方舟子是打假英雄。”一承认在你眼里，是你的个人判断，很好。

“我个人的观察和判断是：凡是方舟子“打”的人或事，十有八九是假的！”一那好，我问你，你这十有八九的观察和判断是怎么来的？你对小方的全部所谓打假都进行观察和判断了吗？小方被人赞颂为一等一的全才，哪个领域的假都敢打，请问，是否您也是一等一的全才，可以对小方打过的假都有判断的能力？你能给我一个统计资料吗？列出小方打假的丰功伟绩，然后标上你的判断，哪些为真，哪些为假，然后给出一个十之八九的数据来？

“凡是反方舟子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骗子，或是在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度里的既得利益者和混水摸鱼者！”一同样，你能否给出上述的统计资料来？

既然你讲科学，讲逻辑，讲严谨，我这个要求恐怕不过分吧？如果你给不出来，那你的观察和判断，未免就大打折扣了。

另外，我还要问，小方在《南方周末》上那篇著名的道德悖论文章，与《科学》杂志某文章上的惊人相似，此事件你是否观察过？你是如何判断的？

参见刘华杰的文章《方舟子的搬运术》。另外，关于去年一位前新语丝作者亦明的反方舟子长文，您是否观察过，您如何判断？

“我刚刚听说方舟子也扒扯过你，但后来tired了。他为什么扒扯你，多少应该事出有因。而他tired了，我也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一您刚刚听说，道听途说，何以为凭？你怎么知道是他tired了，而不是他无言以对了？如果是以往，看到这儿我就不会再看下去了。这种描述，是一种主观的描述—因为你在描述另一个人的心理，而那个人的心理，是你不知道的。一就算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也无法知道。

与学长拍砖是个难度挺大的事儿。

小时候跟俺爹下棋，不小心，是俺爹不小心，让俺给赢了，俺那个得意啊，马上就溢于脸上，哪曾想，俺爹拍的一下子，厉声断喝，指责俺坐姿不对，不敬尊长。一下子俺就觉得特别沮丧。双重标准啊！他赢棋的时候，怎么得意我也不敢说个不字。反过来，就全都不成，这让我扎个玩呢？



跟学长拍砖也是这样，这次遭遇的砖头尤其凶猛，说俺弱智，说俺包藏祸心，说我昧着良心糊弄百姓，一系列道德评判，让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要是反过来说，你才弱智呢，你才包藏祸心呢，你才昧着良心糊弄百姓呢，这不就打乱套了吗？

关于怒江建坝问题，我曾经和吉大物理学八三的一个哥们，通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越洋电话，在电话里吵了一个多小时。他是拥坝派，虽然人在英伦，依然关心国家建设，强调建坝的重要性。我是反坝派，认为建坝得不偿失，相当于卖血卖肾。说到后来，我们两个都几乎是吼。如果是面对面，弄不好都要打起来。

但是，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说对方是坏人。他没有说我包藏祸心，企图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也没有说他卖身资本，不顾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企图毁灭中国的未来的生态基础。一虽然似乎我们都很有理由这样说对方。可是一旦那样说了，我们就是在从恶意来猜测

对方的动机，那我们就不是在讨论建坝这个问题，而是讨论双方动机的另一个问题了。

比如你不学长，开篇就是这样的言辞：

“让我见识了一个在某种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的长期熏染下不可避免地从无论是学术水准还是基本道德价值观都开始或已经堕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厚颜无耻，以及对他人的理性和礼貌的无礼的傲慢！”

要是在别的论坛上遇到这种否定性判断，我通常的做法就是，三不。我之所以回您的贴，只是因为在您的长贴上，我才确认，您是学长。出于对学长的尊敬，我答应认真回复。

不过，既然是认真回复，那我就预先声明，同样出于对学长的尊敬，我不会手下留情。我也保证不逃，只要你认真回帖，我就认真回帖。所谓认真回帖，就是讨论问题本身，而不必谈你我的人品问题。



先秦的思辨精神是咋整丢的?

田永驰



对此一问题之研究，中外已有大量论著。以愚之孤陋，略知其一二，罗列如下。

秦统一六国以前，中国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多个国君共存，各方诸侯林立。这种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局面，同城邦时期的希腊及中世纪以降的欧洲很相像，它为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辩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那时，各小国（或诸侯）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殚精竭虑地修内政，治外交，强国防，呈完全的自由竞争状态。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人脑或者说思想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称为“士”的读书人阶级。它是从西周的贵族体制中最低的一级演化而来。从春秋时期起，西周的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的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即代表了“士”的原型。

虽然儒墨两大家的学者激烈地辩论，但他们都是在野的，都以“天下”为己任，即他们都谋求建立良善的政治制度，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并确立了“士志于道”这一共同志向。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个人，儒墨学者们都不具有官方的权威角色，辩论中完全以理服人。第二，虽然有些学者在特定的时间里受雇于国君，他们治学的志向中却没有功利成分。关于这两点，可以在儒墨经典中看到很多例证（彬贤弟：请给出几个《论语》中的例证）。千百年来，这些例证都成为中国人道德教育的典范。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学者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国君“礼贤”的运动。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首要之务，进而演变成政治舞台完全操纵在“士”的手里。而当时的“士”都是流窜在各国之间的“游士”，没有国界的限制，且每人都可以讲几个国家的语言，如齐国语，楚国语，赵国语……等等。他们人数庞大，国际流动性又强，外语流利，实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势力。因此，当时衡量一国或政治集团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竟成为最重要的指标。正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尽管受到如此器重，但他们还是“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不得不奔走各国之间以求“仕进”，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专业。所谓先秦的思辨精神，正是指这一背景下的“士”对“道”的纯粹的追求。

到了汉朝，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举在“士”与“仕”之间建立了通道，学以禄利为目标，“思辨精神”渐灭。

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建立了统一的帝国。最初他并不把“士”看在眼里，但由于“士”阶层形成巨大的社会动力，一步步逼使所至。刘邦为巩固刘家天下，建立了许多独立的世袭王国和侯国，由刘氏子弟分别统治。战国时期的多元政治中心的局面又重现于统一的帝国之内。这时的“士”又以“游士”的身份活跃在各独立王国的小朝廷之中，在大一统的帝国中为分裂势力推波助澜。如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和“游士”的政治活动分不开的。了解了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汉武帝紧接着“削藩”之后，一方面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以及设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措施“开科取士”了。他深知只有广开入仕的途径才能将“游士”尽量引进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之内，变离心力为向心力。



汉武帝所创立的“开科取士”制就是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关于科举制在统一帝国历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余英时先生有一篇通论性文章,论述了它的正面效应。但科举制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在这方面,梁任公先生在将近百年前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抄录如下。

梁任公在《晚岁读书录》中论道:“太史公作《儒林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读者不得其解,谓是史公叹美当时儒学之盛,此误也。《史记》一书,凡称废书而叹者三。其一则《十二诸侯年表》,称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其二则《孟子荀卿列传》,称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并此文而三,皆以叹息于世运升降之大原也。盖古之学者,为学而学,自广厉学官之制兴,于是学者始为官而学。为官而学,学自此灭矣。故史公既历举六国及楚汉之交齐鲁儒生之抱道自重,复举叔孙通,公孙弘以后,公卿士夫之趋时承流,两两比较,而无限感慨,系于言外。班孟坚深知其意,故直揭曰:‘禄利之路然,诚耻之诚伤之也。’日人后藤新平,治台有声,吾尝询以台湾教育之状。答曰:‘台人非欲仕进者,则不愿就学,欲教育之普及,殊非易易。’吾闻其言,而唏嘘不能自禁。夫台人此种思想,受诸故国者也。而全国中此种思想,则自汉开禄利之路以后,相传以迄今日,而故疾中于膏肓者也。故科举一废,而举国几无复向学之人,学堂及外国留学生所以不绝者,恃变形之科举以维持之耳。欧美日本,几乎无人不学,而应文官试验者,不及百之一,此正乃学之所以盛也。我中国若不能将学问与禄利分为二事,吾恐学之绝,可计日而待也。”

[DBS评论]

看来从司马迁到梁启超两千年里人们对‘为官而学,学自此灭矣’的痼疾是很清楚的,但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池兄希望看到的‘华夏文明复兴’是否是指打破这种走向思辨萎缩的过程?五四运动是这种企图的一部分吧?另一个问题是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走过的中世纪时期是否也是这种萎缩的一中表现?

[忻民评论]

高中学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现在只能背诵“唐兴……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几句。因为当时课堂上我读过,把兴读成4声,被老师纠正过,所以至今没忘。

看你写的“且每人都可以讲几个国家的语言,如齐国语,楚国语,赵国语……等等。”有意思,苏秦一定会6国外语。



感谢驰兄对此题目的讨论。对此题目,愚弟也曾大惑过一番兴趣。曾经有过许多感想。可惜未曾做过系统的笔记(读书心得)。以至随着时间推移,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掌握的资料已经模糊。现将残留在脑中的一些想法轮廓加以整理。在此作些补充。

谈诸子百家的消亡,就不能不提他们的产生过程。先秦的诸子百家,产生与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的大环境,驰兄已经概括:“多个国君共存,各方诸侯林立。这种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局面,同城邦时期的希腊及中世

纪以降的欧洲很相像,它为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辩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余以为,除了相对稳定的(注意,这一点相当重要)诸侯林立这个客观环境,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造就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那就是物质基础。

春秋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是当时的中原民族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而带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是炼铁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从历史考古资料看,我国的炼铁技术,就是在这一时期由



开始走向成熟的。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时代，铁已经使用并为人们所熟悉。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由铜器（包括青铜）到铁器，这实际上是个技术飞跃。它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铁制的镰刀，铁制的犁，披荆斩棘、开疆破土全不费功夫。

陡然增加的生产力，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于是，温饱思淫欲，人们在声色犬马之余，有了思考的物质基础。也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这其中，余以为，墨家最具纯哲学内涵，但太过超脱，符合清雅之士的口味，当权者和普通百姓未必能领会或愿意付诸实践。而法家又太过务实，属于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惟有儒家具有系统的，既可为统治阶层服务，又能为普通百姓接受的理论。

百家的消亡，直接原因是秦对六国的统一。版图的统一随后就是：统一文字、统一车距，统一货币，度量衡。。。最后演化到用梵书坑儒来统一思想。当时，除了秦国的史书得以保存外，六国的文史诗歌等等仅保留一份在秦宫内，其余一律销毁。而那些保存在宫内的六国存书，后来又被项羽一把大火烧个干净。梵书坑儒的恶果是不言自明的。其后的70多年间，中国未曾出现任何新的思想家）。以至于西汉初年，距离“六王毕，四海一”仅几十年的时间，学者们想搜集秦代的历史，却已无史料可查。当时的许多史实多靠口述得以流传，已无法考证。

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汉时期，中国又产生了如贾谊、董仲舒、王充、扬雄等多位对后代深具影响的思想家。董仲舒无疑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种种政见对巩固汉朝的统治和中原民族的强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虽然对大一统的国家有过积极的意义，却也埋下了中国思想界从此“万马齐喑”的恶果。

“为官而学，学自此灭矣。” 精辟之至！但在东

晋时期，还是有一批不屑为官的知识分子，他们靠清谈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思想。一时间，清谈成为士子们的时尚。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北朝的时期。可惜，这些清谈从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

再后来五胡乱华，使得中国北方长期无思想可言。再后来，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既“诸侯林立”，又“相对稳定”，又“物质基础极大的丰富”这样的局面了。

另外一件大事，佛教在汉朝被传入，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得到当权者的支持而大行其道，也对传统中华思想中的流派造成冲击和整合。

[黑鲸评论]

在思索一个问题：究竟是百家争鸣好，还是一家独尊更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在思想领域，百家争鸣体现了民主与自由，但是对社会秩序以及人的世界观、行为标准却有着负面影响，难成规矩，顾难成方圆。

但是，如果一家思想独大，害处依然不少。这可以神话某一认知/思想/或者说世界观，而控制大多数人的思维，从而缺乏人道而束缚人的大脑。因为，某一思想/世界观/哲学，很难界定究竟是对还是错。但是，如果其一统天下，结果可想而知。

[老椰子评论]

关于诸子百家的兴盛，相对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确实是要素。

春秋战国的一些重要社会特点，不为后世的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割据时期所具备。

铁器的出现，使人的能力产生飞跃。别的不说，在战场上，当铁兵器把铜兵器挥为两段时，人类在惊讶之下走进了一个新时代。

饱暖了，才有人认真琢磨白马问题、三只耳朵问题，才有很多人缴得起干腊肉。